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魏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

冀州雷晉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

曰左傳曰虞號雋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

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晉舜耕於

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飯食而致孝焉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焉黻冕卑宮室而盡力焉溝洫此一

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晉且偏急

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

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

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

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秦獻公竟滅之前漢地

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

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於大
河可二十餘里北於晉山十餘里處河
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履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陜音洽隘於懈
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吝色褊急而無德以
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
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
中本非惡德然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
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履汾沮洳
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衛反女手可
以縫裳要於送反之褊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

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

○**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稱也○**鄭氏曰**

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

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

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繚音了漱悉候反○

毛氏曰要褊也褊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褊褊為

衣領說文亦云褊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

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

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魏氏曰**魏俗至冬猶

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

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

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褊之功

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

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

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擻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擻好人提提徒兮反宛然阮反鈇左辟音避佩其象掃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利

毛氏曰

提提安諦音帝也

范氏曰安徐也宛辟

貌

朱氏曰宛鈇讓之貌也

婦望門夫揖而入不

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

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

朱氏曰

掃所以摘

髮用象爲之賢者之飾也○

蘇氏曰

女子始嫁

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鈇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望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艱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

沮子預反如如預反

刺儉也其君儉以

能勤刺不得禮也

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

采菜崔靈思集注敍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敍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音暮

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兮公路

毛氏曰

汾水也

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

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

漸接廉反如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漫處下

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

而岳有毛刺今人縑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

迷○

鮑氏曰

無度言不可以寸尺

孔氏曰不可

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軹車度子為之晉趙盾為軹車之族是也○**宋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音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兮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坦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艸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行劉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

晉成公官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度子為公行趙盾謂軹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官音患

軹音毛

彼汾一曲音采其蕒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兮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蕒水為音

答也孔氏曰水蕒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陸璣云今澤為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

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樂屢韓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

之同姓○屢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佗是詩也范

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

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

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毅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

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

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
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
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
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
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
穀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
心憂之望歌且謠誦詠之為謠 **毛氏曰**曲合樂
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
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
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
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
其情望深切也 ○ **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
○ **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

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
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
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
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
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
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
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 ○ **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
行於國中以為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
寫我憂 ○ **朱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

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朝侵削
役兮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化是詩也鄭氏曰後
兮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艸木曰岵凡氏曰釋山云多艸木

岵無艸木岵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艸木

也岵山無艸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

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

韻耳○龜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

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

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

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口

之心之為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

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
得已止○朱氏曰尚無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
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
來矣

陟彼岵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艸木曰岵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

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者常志反寐也

毋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岵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

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上田陜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度民保其常生周道衰疆陵弱衆感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為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艸木

○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云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

穀

毛氏曰閒閒歛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

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

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雖地

狹民稠未必即歛舉十畝地以喻其陜隘耳○

釋文閒閒作間閒曰本亦作閒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

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

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

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濃容

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

爾未可以為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

不得進仕爾

坎坎若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力纏反倚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
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貍音暄兮彼
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宋氏曰**檀木可以為車
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屋

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澹者清
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

河水清且漣倚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
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倚與兮同語辭也

按書斷斷倚無他技大學佗兮○**毛氏曰**種之
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

夫之田百畝也○**鮑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所
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也貍

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貍獸也彼君子
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倚
悠然於河之干遷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閑者

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
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

嘗狩獵貍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
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兮此特旁

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
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倚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側猶

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魏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宣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飡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為困孔氏曰方者為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鶉鳥舍反孰食曰殮說文

曰殮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將太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魏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也

○**魏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魏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

太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太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益言魏君培克民當太之久矣姑事之望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季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太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太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遯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太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

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注也○**毛氏**

曰號呼也○**廣雅疏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

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厭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考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佗咏曰本亦佗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鮑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塗子變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塗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晉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其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桓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成公又都絳也

○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

靖侯子當美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伯是詩以

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

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

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

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

晉詩此意為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

書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

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

樂慘戚以寤季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為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

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

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

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

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

變堯之遺風未止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

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

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

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嘒

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音悉蟀音悉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趨

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翼如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衣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

知為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尚謂職且勉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度幾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朱氏曰：浙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

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

於事。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度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

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怡過也○**宋氏**
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
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
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
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
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溪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鳥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
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
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所懈反掃蘇報反政荒民
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佻詩
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
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

好繁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曹然無所知將為
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
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
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
鐘鼓何不鼓攷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
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
雖欬昭公惟其頽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
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
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
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
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
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莖田節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

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粉。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已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攷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櫨也孔氏曰

祖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樗救書反。櫨於力反。洒灑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湿地而掃之故轉為灑灑是散水之名攷擊也。○

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平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嬀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鳥毒反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

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

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巖巖襮領也諸侯

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詁繡謂之襮孫氏

注云繡刺繡文以襮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

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為衣丹朱為緣繡黼為領○**鄭氏曰**國

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

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

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

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

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旣

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

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鵠曲沃邑云何

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本倫素

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為綃○孔氏曰綃繒名○
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

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

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

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

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

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

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

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

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修其政知

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

徑六分其深八分本州同今以兩手為掬則掬

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

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是

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

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為掬范氏曰盈掬者不復以升較

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掬大於升

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蓄反繆也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

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

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

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鄭氏曰三星謂心是

也為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

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

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不

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

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

秋冬為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

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

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

兮自嗟歎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懈反逅

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

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為昏姻則不得稱

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

事稱有遺風也**釋文**逅倫覲曰本又倫逅韓

詩云邂逅覲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祭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祭而又曰祭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吝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祭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私敏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

人無兄弟胡不飲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王氏曰滑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

○**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裊裊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裊裊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思集注飲佗次

杜雖特生杖比詩方云其葉滑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杖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

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它人為可恃則嗟沒行趨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趨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美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美裘豹袼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

故

陳氏曰美裘上下通服君純美大夫間之以美

為裘以豹飾袼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鄭氏曰羔裘豹袼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氏曰袼袂也孔氏曰袼是袖之大名袼是袖頭

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

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

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

之曰服服是美裘豹袼之人孔氏曰用使我

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

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注乎維子之故舊

恩好不恐忝耳

美裘豹袼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

好呼報反

毛氏曰裘猶袼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

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忝而歸注

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

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

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
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

風○釋文衰倫襲曰本又倫襲

美裘二章章四句

鴉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

証沒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倫是詩也朱氏曰

昭公七年潘父錡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

公之子平是為季侯季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緝

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季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

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

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

二年莊伯卒子緝立是為成公九年成公伐翼逐

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

侯小子侯四年成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

立哀侯之弟緝二十八年成公又殺之自孝侯至
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

執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

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鴉羽聲也鴉之性不樹止王

氏曰肅肅疾。孔氏曰鴉羽連蹄樹立則為

苦。釋文曰鴉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孔

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積。鄭氏

曰積者根相迫迤相致也積之忍反迤側百反

相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反也

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可

以染皂杼子各反櫟力的反盥不攻致也孔氏

曰盥與盪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盪為盪穀之

飛亦為蠱然則蠱害罷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監
為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鮑氏曰**蓺樹也○

毛氏曰怙恃也○**鮑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

其為危苦如鵠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

穀我父母將何怙乎○**孔氏曰**悠悠兮蒼天何

時使我得其所兮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鵠翼集兮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

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沒
之無已也

肅肅鵠行戶即反集兮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

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刈也○**爾雅曰**藁昆反赤苗也紀反
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

白梁粟也○**宋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

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成公也成公始并平政反晉國其大夫

為亏偽反之請命兮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伦是詩

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兮晉至莊十六

季乃云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

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季曲沃成公伐晉

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成公為

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季乃得二十八

季欽則號公命晉侯之季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

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成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
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成公兼其宗國

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尔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

周禮注鷩冕

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

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

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綉○絺耻知反諸侯

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

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勿豈不

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蘇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

六命之服別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請氏曰六

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

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

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程氏曰**燠

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

雖衣不暖

喬琳為宋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

不僂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僂兮宋泚雖有

吏部選而不可謂之僂晉國雖有冕服苟無

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

之為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

若或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

有禍是詩之佗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

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岳安本色之語異矣
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
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攷之平王二十六
季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
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季潘父弑昭侯發納
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季曲
沃莊公弑晉季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
二季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
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號
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
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季曲沃武公弑晉小
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季猶能命號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號仲芮伯
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或公篡晉信王
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
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或公也或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或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
故刺之

有杖之杜生于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反之曷餒於鳩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杖音弟杜特生陰寡左

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音弟逝音弟通朱氏曰噬發語辭

也○**范氏曰**杖杜陰至寡也歛以生於左而
人得休息焉或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
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

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或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曰**韓詩噬佗逝有杖之杜生弓趙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餒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佗右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蹙魚浪反矣

孔氏曰獻公諱諸或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

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伯二軍以滅耿滅

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自平落氏信

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

滅號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

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先行陣或

見囚虜是以多蹙○**陳氏曰**逃亡曰蹙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歛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歛生蔓於野喻婦

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

歛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云歛似括樓葉

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歛之生依於

地興婦人依君子○**蘇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

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

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歛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學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

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程氏曰**獨旦獨處

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日歲之後歸兮其居

宋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

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

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

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

佗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之無日也

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度幾得同歸兮丘而已其

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

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兮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

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

可見也

采芩采芩晉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

旃苟亦無斁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宋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

芩起興○**毛氏曰**芩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艸葉

似地黃晉陽山名也孔氏曰晉陽在河東蒲坂

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

○**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

且勿以為斁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置之且無

以為斁更攷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

氏曰采芩細事也晉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

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

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

徵謂幽隱僻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

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為言王肅諸本皆

作為言定本作為言

采苦采苦皆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葶茶也○**朱氏**

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皆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皆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皆陽

為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